



生命里的红鱼

□ 庄丰玮

小时候家里穷,别说鸡鸭鱼肉,就是吃咸菜放点油也是件奢侈的事,除非逢年过节,亲戚朋友来时才能见点油水。

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地过着。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几个日渐营养不良的小脸心里难受极了。

终于有一天,母亲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,发现村东

头的那个连着小河的水坑里有小鱼游来游去。于是母亲每天下地回来都要领我去水坑边钓鱼。

说是钓鱼,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,并不像现在人们那样拿着鱼杆、鱼饵什么的去钓。母亲只是把一根长木棍的一端拴上一个给牛筛草的筛子,筛子里放点食物,然后放到水里等

着鱼来就是了。那筛子很浅,活蹦乱跳的小鱼常常是刚被提上来就从筛中逃掉。当然,每次提上来也会有逃不跑的小鱼。

回到家,母亲就把这些鱼给我们做成一道佳肴,我们弟兄几个就美滋滋地吃着,母亲的脸上就露出幸福的微笑。是的,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喜欢笑的。

那个夏天的中午刚下过一场雨,我兴冲冲地又跟着母亲来到水坑边钓鱼。刚坐定,母亲就指着坑的水面凑到我耳边,小声说:“别出声。”

我不知母亲看见了什么,没敢出声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筛子放进去,我睁大眼睛往坑里望去,忽见一条大红鱼游到筛子里去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拽着母亲的手大声喊着:“娘,一条大红鱼游进筛子了,快提上来!”

母亲笑呵呵地责备我说:

“我早就看见了,不让你出声,你还是忍不住。”

说着,母亲急忙把筛子提起,用力往地上甩去。由于用力过猛,母亲在把木棍和筛子扔出去的同时,摔倒在地上。从筛子里甩出的红鱼在水坑边“啪啪”地跳着。看到这种情形,母亲迅速从水坑边爬起向红鱼奔去。眼看红鱼又要跳到坑里去了,母亲一下子扑了过去,抓了一个空,把自己摔到了水坑里。

我哭喊着,拿起母亲钓鱼的那些东西向水坑里放去,试图去打捞母亲。母亲安慰我说:“傻孩子,别哭,这里的水不深。”

母亲挣扎着爬上来,水顺着她的裤腿往下淌。没等母亲把气喘匀,我又问母亲,大红鱼跑到哪里去了。

母亲又笑呵呵地说:“大红鱼跑到水深的地方去了。”一种本能让我拽住母亲

说:“娘,我不要红鱼了,你不要去水深的地方钓鱼。”

母亲拧了一下我的小鼻子笑着说:“好,咱不钓了,咱回家。”

以后的岁月,那条大红鱼老是在我的梦中游来游去。

转眼20年过去了,上学、工作,我慢慢远离了母亲。现在,我又远嫁他乡为人妻了,母亲也渐渐苍老,头发白了一半,而且我自打有身孕以来,也没回家看过母亲。最近,听说母亲身体不好,我才终于向公司请了几天假。

当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家看她时,母亲在电话那头高兴得说话已颠三倒四了。

放下电话,母亲又是高兴又是愁,愁的是不知该准备什么我喜欢吃的东西。

母亲又想起了村头水坑里的大红鱼。

母亲又去村头钓鱼了,这

时候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
不知为什么,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闪现着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,尤其是眼里的鱼尾纹。我在意念里抚摸着母亲的

脸,耳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——皱纹是摸不平的,皱纹是妈妈笑过的地方。

我回到村里,还没进家门,就看见村里的人们向村东头跑去。我非常纳闷又很惊慌地拽住一个乡邻问:“出什么事了?”

被我拽住的人打量着我,说我母亲掉到水坑里了,然后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么大了,还有心脏病,钓什么鱼呀!”

我听了这句话感觉犹如晴天霹雳,转头就往村东头疯狂地跑去。

我扒开围观的人群,看见母亲直挺挺地躺在水坑边,身边还放着20年前那条棍子和钓鱼的筛子……

(压题图片为本报资料照片)

雪歌

□ 伶郎

寒风呼啸的冬季,
一场风雪舞动美丽。
洁白的情怀敞开,
温暖苍茫大地。

有个身影姗姗来迟,
俏立午后的风里。
风中分明传来雪的歌声,
那是塞外诗人,
抒发关于温柔的记忆。

夜窗朔风吹不断乡梦,
半生疲惫数不尽黄沙粒粒。
等到归路拓向天涯,
你又放不下天山的情意。
于是你成为天山的歌手,
反复咏叹风雪茫茫的壮丽。
我知你已深刻领会,
那风雪舞动的逻辑。
朵朵雪花声声歌,
回荡千里万里。



几场冬雨,冷寂了许多热情,让尘埃落向灵魂的深处。
几场冬雨,润湿了曾经干涸的渴望,岁月的余音已渐行渐远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,一场冬雨又是一场什么呢?

无数次叩问自己:四季的轮回何时结束?我该停留在哪一季?而最终只能作罢,只能在从春到冬又从冬到春的轮回中轮回自己。

听说在那里撮上一顿要一千多元哩!”

村委员会主任周老大大说:“花点钱是小事,影响形象是大事。咱们大小也是一个村官吧!是村官就要有一个村官的样子,我同意吴秘书的意见。当然,我不搞独裁,也讲民主,还是让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如何?”

众村干部觉得周老大的话有理,都表示赞同。

周老大捋了捋胡子说:“那么好吧,现在就先民主一下,先请同意去星级宾馆就餐的同志举手。”

结果全体干部一致通过去星级宾馆撮上一顿。

五味子

维护形象

□ 蒋廷松

某村几个干部进城办事,就中午就餐的事产生了分歧。

李委员说:“咱村穷,为了节省点钱,花一两元钱吃碗米粉算了。”

钱副主任说:“咱是为集体办事,再穷也不能亏自己,至少要上馆子撮一顿!”

孙支书说:“吃米粉太亏了咱办事的,上馆子一弄就要一两百元,还是上大排档吃吧!”

吴秘书说:“吃米粉也罢,上大排档也罢,进馆子也罢,对我个人来说,都无所谓。但是,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。城里人向来瞧不起咱乡下人,咱们吃饭、喝酒若是不上档次,不是更让人瞧不起了吗?咱们人穷志不能短,我主张上星级宾馆撮一顿!”

计生专干说:“上星级宾馆当然显得气派,但

问冬

□ 心似浮云

隔着透明的玻璃窗,仿佛隔着几生几世,从冬的角落里张望,那极尽的绿色是那么不和谐。这是冬的颜色吗?还是我内心的希望之色?

一切仿佛都是那么从容,从容地来,从容地去,不挥手,也不回头,只有心里的留恋。

枝头的叶儿还未落下,还在风中挣扎、颤抖,是想挽留些什么吗?去吧,去穿上冬日的盛装,接受冬阳的洗礼,在冬日积淀出春的盎然。

从那灰色的枝条上钻出的黄色花朵,该是腊梅吧。那颜色不似寻常的黄,透着嚣张和热烈,夹着浮躁和不安。那是几近透明的、静静的如蜡如水般沉默的颜色,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手去触摸一下,感受那颜色的真意——那定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心迹。

究竟是什么,让这个冬天如此多雨?究竟是什么,让这个季节也如此斑斓?那冻结了的,不止是曾经流动的溪流,还有盼望起飞的梦想!那遗忘了的,不止是年少的愁味,还有青春萌动的故事!

问一声,何时能走出这个冬季?冬无语,心亦无言!

陀螺

□ 月影

幼时,哥哥曾给我做过一个木制陀螺。把它放在平地上转动后,再拿一根软绳轻轻抽打,它就会不停地转动。后来渐渐长大,这个幼稚的玩具也就从我手中消失了。

前几日,在公园一角,看到一对母子正在玩这种玩具。因儿子尚幼,无法掌握玩陀螺的技巧,所以这陀螺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旋转。儿子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这个不停转动的陀螺,开心地笑着;母亲看着地上的陀螺,望着儿子的笑脸,满足地笑着、笑着……

看着这温馨的画面,看着这个旋转不停的陀螺,看着这对专注于此的母子,我忽然有种感觉:人生在世,与陀螺是那么相似。

是啊!细想一下,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,每个人都是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。

在这个舞台上,无论什么角色,不管哪个层次,也不管有没有人在一旁鞭策,心情愉快也好、郁闷也罢,你都得不时的舞着、转着……只是,虽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,虽然都是舞者,但有的舞台绚烂无比、有的舞台平淡无奇。于是,舞者的舞姿也就各不相同,有的人在旋转中转出辉煌、转出精彩,有的人却转出平凡、转出无奈。

陀螺的旋转是完全借助外力来完成的,而人却并非如此。人旋转的动力或许来自外界,为了亲人、为了责任;或许是一种自身的本能,只是为了生存而旋转。不管是为了什么,我们不得不在挣扎中旋转、在旋转中挣扎。

人与陀螺又有所不同,陀螺停止转动后,还可以靠外力的带动再次旋转起来,而人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大舞台上一旦停止了转动,再强大的外力都无法使其再次旋转。

臆想中,眼前的画面分明是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,而身边更有无数陀螺不停地穿梭而过……

美文赏析